

# 二十年坚守,是个人成长史也是地方剧种复兴史 鲍陈热:我嫁给了台州乱弹

本报记者 陆 遥



鲍陈热。



鲍陈热在排练中。



鲍陈热(左)在梅花奖竞演现场演绎《活捉三郎》。本报记者 徐文迪 彭鹏 张敏娴 摄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)

很少有一次“竞梅”演出,戏还未开场,台下观众便先湿了眼眶。

幕布上,一出特别制作的纪实短片《我的台州乱弹》,浓缩了鲍陈热与台州乱弹20年来的甘苦与共,讲述了一个濒危剧团如何一步步走上梅花奖竞演舞台的故事。

短片的女主角鲍陈热,是台州乱弹剧团副团长、一级演员,她一路披荆斩棘,在全国优秀戏剧演员中脱颖而出,成功摘得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。她也成为2017年评奖改革后,全国民营剧团首位梅花奖获得者。

她以二十年如一日的坚守,叩响中国戏剧最高表演的大门。她的故事,不仅是一个戏曲表演艺术家的成长史,更是一部地方剧种的复兴史。

## 做戏就做台州乱弹

台州乱弹的“当家花旦”鲍陈热,当初不会一句台州话。

这个出生于金华武义的姑娘,遇到台州乱弹实属机缘巧合。

她的爷爷是当地民营剧团的演员,年幼的鲍陈热在家庭熏陶下,爱看戏,也爱学戏。耳濡目染之下,12岁的鲍陈热进入当地艺校,向婺剧表演艺术家郑兰香老师学习。2005年,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如火如荼,台州希望恢复有400年历史的台州乱弹。15岁的鲍陈热和30名同学在老师的鼓励下来到台州,展开了与台州乱弹的情缘。

“一开始,想着台州靠海,下了班可以去海边走走看看。”鲍陈热没想到,满怀着一腔热情奔赴,现实难题却接踵而至:当时,剧团刚起步,各方面条件不尽如人意。有一次来台风,甚至把窗户都刮跑了。同学们多是金华人,台州乱弹的道白讲的是台州官话,一字一句地学起来并不容易。为了演好角色,鲍陈热开始。

“我也有过动摇,但我已经担任很多重要角色,走了剧团就垮了。”想到这点,鲍陈热留了下来。但真正让她下决心扎根的,是一次劫难。

2010年3月,台州乱弹下乡演出,在深夜去温岭的途中,所乘大巴遇到电瓶车横穿发生车祸,同行的41名演职人员,19人重伤。外面都在传,这下子台州乱弹肯定没有了!

大家一边照顾受伤的演员,一边招兵买马、排演剧目,短短27天里剧团复排了7本

大剧。首场演出结束后,大家在后台抱头痛哭,喊出了“我的乱弹我的团”的口号。剧团也在同甘共苦中凝聚了人心,一步步走上正轨。

“此生要么不做戏,做戏就做台州乱弹。”车祸后的第三天,鲍陈热在团里的QQ群中抛下这么一句话。

这是对大家的鼓励,也是对自己暗暗许下的承诺。

## 动作不知练了多少遍

音乐奏响、鼓声点点……5月12日晚,上戏实验剧院内掌声雷动。幕布后,临上场的鲍陈热却不太紧张。

“一些动作,不知练了多少遍。”她说,从确定参评“梅花奖”开始,编排完整的折子戏演出,在基层就演了不下30场。

中国戏剧“梅花奖”,对于行业内每一个演员来说,都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,一定是全力以赴。

思虑再三,鲍陈热精选了经典折子戏《活捉三郎》、小戏《做媒》和折子戏《心·痴梦》三个剧目。

经典折子戏《活捉三郎》率先登场,该剧讲述了宋江杀阎惜娇后,阎惜娇化为鬼魂纠缠昔日相好三郎张文远的故

事。鲍陈热拿出功底深厚的鬼步和水袖动作,既风情万种又凶狠凌厉。

舞台上,方桌上叠一椅,鲍陈热立于其上,搭档张振星两米外起跑、横跳,她同时凌空跳起,唯当一声,椅子落地,鲍陈热稳落于桌面,惊心动魄。这类“椅背探海”“桌上蹴凳”等高难度技巧,令现场观众惊叹连连,叫好声不断。

底气,犹如卖油翁总结的“惟手熟尔”。这出戏排练至今鲍陈热已演出300多场,大修改了6次,这个折子戏还入选了浙江省优秀传统剧目。

新创作的小戏《做媒》中,鲍陈热大胆突破行当限制,以小花旦应工(指演员在自身行当之外串演其他行当角色),化身豆腐店俏皮可爱的小囡阿英,主动为阿叔和姆妈牵线搭桥,上演了一出“小人管大事”的诙谐趣事,让人忍俊不禁。

《心·痴梦》,是为鲍陈热量身打造了7年之久的经典剧目。鲍陈热用极富张力的表演和唱腔,塑造了一位几度与梦想中荣华富贵失之交臂的底层妇女——崔氏的形象。

三出风格迥异、个性鲜明的折子戏,充分展现了台州乱弹“文戏武做、武戏文唱”的独特剧种特色,也彰显了鲍陈热在

唱、念、做、打、舞方面的深厚功底。

“她非常刻苦,抠出每个细节反复打磨。”台州乱弹非遗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朱冬康感慨道。

台下喝彩不断,椒江老戏迷林阿姨说:“我们从台州追到上海,太精彩了,希望她一直在舞台上发光发热。”

## 基层演出助我成长

这份殊荣属于台州乱弹——2016年,鲍陈热斩获“浙江戏剧奖·金桂表演奖”时说。

2025年,竞梅之夜。演出尾声,身着素雅白裙的鲍陈热缓步走上舞台,接过手捧花,饱含深情地唱响台州乱弹剧团团歌《我的乱弹我的团》,全团演职员簇拥而来。歌声中,满是她与台州乱弹二十载风雨同舟、相依相伴的深厚情谊。

“我嫁给了台州乱弹。”正如鲍陈热所说,她的日常都在团里度过,不是学戏、练功,就是演出、钻研。这些年,她早已与台州乱弹“相亲相爱、比翼双飞”。

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姑娘,特别刻苦好学。尚文波既是团长,也是剧团的编剧兼导演,台州乱弹时下大多精品

都出自他手,他说:“在为鲍陈热排小戏《做媒》时,每一段戏拉下来,她都会对着镜子自习,力求每一个眼神、每一个表情都做到最好。”镜子是鲍陈热的秘密武器之一,对照镜子,进入角色,从眉毛到嘴角、从眼神到低头,用心揣摩不断调整,让肌肉形成自然记忆。

台州,是一片戏曲的热土。这里常年唱响越剧、台州乱弹等多个剧种,演出氛围热烈,群众基础深厚;这里是民营剧团市场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,每年大量的民营剧团活跃在山乡海岛、礼堂村巷。

看着观众炽热的目光,朱冬康感慨地说:“作为台州乱弹的老艺人,我为曾经的台州乱弹担忧过,对于现在的台州乱弹,我满眼看到的都是希望啊!”

如今,在继承传统、复排经典的基础上,台州乱弹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之路:台州戏演台州事。《戚继光》《我的大陈岛》《我的芳林村》《追星者》,台州乱弹连续创排具有台州特色的的新戏,连续四次在国家大剧院献演。

“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演员,特别庆幸这些年在基层演出的经历,它是一种积累,是一个演员走向成熟的磨砺,让我不断成长。”鲍陈热说。



梅花奖“奖盘”。

浙婺有了第六朵梅花。

喜讯传来,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(浙江婺剧团)一级演员陈丽俐以折子戏《碧桃花·拷打提牢》《穆桂英·辕门斩子》《白蛇传·水斗·断桥》,成功摘得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。

她是青年花旦演员,是婺剧舞台上光彩照人的貂蝉、白素贞、白牡丹、李铁梅;她扮演《火凤凰》中的白露仙子、《百寿图》中的金枝、《八仙过海》中的鲤鱼仙子、《梨花情》中的梨花、《白兔记》中的李三娘……角色各异,人物形象丰满,深得观众喜爱。

## 上场前我突然听不见了

5月10日下午,天蟾逸夫舞台,陈丽俐折子戏专场。

这是上海历史最为悠久、最具规模的戏剧演出场所,有“远东第一大剧场”之称。记者全程观看了这场演出,全场雷鸣般的掌声让记者震撼。本想着演出结束后直接采访陈丽俐,但是团里希望推迟几天。后来我们才知道,陈丽俐生病了。

提前到上海备战时,陈丽俐忽然觉得没力气。她说:“本以为是感冒后遗症,同事劝我去医院看看,才诊断出是缺钾。”

几天后,剧院发出一段陈丽俐在后台换装的视频。换装的间隙,她还在吸氧、吃药。

“上场前,我突然什么也听不见了,我没敢告诉团里。”陈丽俐说,好在随后渐渐恢复过来。那天下午,她是凭着一腔拼劲,一点点找回了状态。

这台折子戏专场,《碧桃花·拷打提牢》《穆桂英·辕门斩子》《白蛇传·水斗·断桥》三个折子层次丰富,色彩分明。

《拷打提牢》是唱功戏,女主是含冤身陷牢狱的孤女,大段的唱腔倾诉她的不幸命运,是苦情的青衣戏。婺剧《辕门斩子》有活泼闹猛的民间色彩,国事变家事,整出戏的高光落在不受礼法束缚的奇女子穆桂英身上,草莽姑娘有谋略也有真性

情,为救心仪的杨宗保,敢和杨延昭拍桌叫板。“断桥”很多剧种都演,而婺剧的特质在于异常明快的节奏,唱作并重,有“唱煞白蛇,做煞青蛇,跌煞许仙”一说,三个演员的身段变化复杂,武戏结合现代舞,造型华丽炫技,需要演员之间默契配合。

三折戏,跨越不同的旦角行当,更大的难度在于演唱横跨三种婺剧声腔:《拷打提牢》是大量使用中音区的乱弹,《辕门斩子》是调门高亢的徽戏,“断桥”的唱段是侧重于低音区的滩簧,在一场比赛中里唱这三折,对演员的嗓音条件挑战很大。

除了当时身体状况不佳,陈丽俐觉得,更大的压力在于:这些折子戏凝聚了几代婺剧人心,自己决不能出差错。

两获梅花奖的著名婺剧演员陈美兰,获“二度梅”的剧目就是《拷打提牢》和《辕门斩子》。过去20年,她把很多戏传授给一代代学生。杨霞云在2015年获梅花奖,那台折子戏是《白蛇传·水斗·断桥》和《辕门斩子》《大破天门阵》。楼胜参评梅花奖,“断桥”也是折子之一。

如今陈丽俐站上梅花舞台,正如楼胜所说,演这些折子戏,就是汇报婺剧传承。

## 大家给了我很多机会

陈丽俐是个“斜杠青年”。

她出生于缙云的婺剧世家,外公、外婆、母亲、姨妈、舅舅都是婺剧演员,父母还创办了民营婺剧团。母亲李恋英回忆,陈丽俐还在腹中时,自己演出《余赛花招亲》,她便在肚子里“应和”。

从小,她跟随剧团在各地巡演,生活中满是婺剧,3岁就曾临时顶替锣鼓师傅。稍大后,她开始客串剧中小孩角色,成了剧团“名角”。

她唱过越剧。1997年,11岁的陈丽俐进入金华市武义县第二职校戏曲班学习武旦,开启专业之路。尽管年纪最小,但舞台表现十分出色,常担任大戏主角。2000年毕业后,她被杭州市越剧二团挑中,跨剧种学习,主攻花旦,还将婺剧表演技巧融入其中。

她修过声乐,多才多艺的陈丽俐,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,除了唱戏,还是一位业余歌手。她是著名声乐教育家马建华老师的徒弟,还曾获得义乌十大歌手排行榜第一名和CCTV青歌赛丽水赛区金奖。

她演过话剧。2007年,陈丽俐又到中央戏剧学院话剧表演专业进修深造。“那一年,我数不清看了多少戏,各个剧种都看,来北京演的只要买得到票,都会去看。”说起自己参演毕业大戏,她笑称:“我们传统戏剧演员,一上台一亮相一说话,就忍不住要跟台下的观众眼神交流,师兄就不停地提醒我,你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,忘记观众。”

之后,她还跨界尝试音乐剧艺考。从中央戏剧学院归来后,她顺利完成《赤壁周郎》中小乔的表演,并在2008年“婺星争辉”婺剧青年演员挑战赛中,与杨霞云、楼胜一同夺得“婺剧之星”前三,也因此与浙婺结缘。

她唱过越剧。《拷打提牢》是唱功戏,女主是含冤身陷牢狱的孤女,大段的唱腔倾诉她的不幸命运,是苦情的青衣戏。婺剧《辕门斩子》有活泼闹猛的民间色彩,国事变家事,整出戏的高光落在不受礼法束缚的奇女子穆桂英身上,草莽姑娘有谋略也有真性

之后,她还跨界尝试音乐剧艺考。从中央戏剧学院归来后,她顺利完成《赤壁周郎》中小乔的表演,并在2008年“婺星争辉”婺剧青年演员挑战赛中,与杨霞云、楼胜一同夺得“婺剧之星”前三,也因此与浙婺结缘。

“出走”一圈,又回到婺剧。2013

年,她进入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。她敬重的老师语重心长地说:“你这么多年打下的功底,不要浪费了,你未来的闪光点还是在婺剧舞台上。”

有人说:“你走了好多弯路啊。”在陈丽俐看来,“没有一条路是白走的”。

之前种种“弯路”的体验,让她对人物的理解和塑造,以及形体、声乐怎样更好地表达,有了更多感悟。而浙婺也为她提供了极好的平台,“大家给了我很多次机会”,陈丽俐说,进团后的十多年,她迎来了演艺生涯最大的飞跃。

## 团里所有人都来鼓励我

陈丽俐喜欢挑战,只要有创新的机会,都愿意尝试。她的角色跨度很大,从14岁到60岁的角色都演过。

近年来,陈丽俐陆续主演了《天下第一疏》《橘红满山香》《钟楼记》《红灯记》《白兔记》《连环计》《信仰的味道》等剧目,有了不断上台演出和磨炼的机会,各方面的素质都得到了极大提升。

浙婺每年演出量多达500余场,可以说,每天不是在练习,就是在演出的路上,大家见缝插针地学习,在基层、后台不断磨练自己。

半个多月前,浙婺副院长黄庆华曾放出“豪言壮语”:剧团不能红一两个,红就要红一批人。

任何一个剧种的传承都不是靠一个人或是一条路就能完成,而是靠一代代人守正创新、薪火相传。从陈美兰的二度梅,到张建敏、杨霞云、楼胜,再到陈丽俐,浙婺迎来了第六朵梅花绽放。

陈丽俐回想起,自己第一次站上“竞梅”的舞台,是帮师姐杨霞云配戏。那天,甚至比自己参评还要紧张。

在“断桥”一折里给陈丽俐配戏的小生楼胜说:“我们婺剧,唱功戏要唱得让观众回味,打戏要打到观众心里去。观众来不来,来了坐不坐得住,就看是不是每个演员在舞台上拼真功夫。”

四年前,楼胜参评梅花奖时感言:

“我是被全剧团托举到这里的。”那次,他的投票排名位列全国第一。

如今,陈丽俐“竞梅”的这台折子戏,又一次让观众看到一个剧团对一个演员的托举,“满台”绿叶和女主角一起拼出了真功夫。

“那天比赛,我在换装时,团里的化妆、服装工作人员、队员,每个人都跑过来对我说,表现很好、很棒、很稳!没有一点问题!”陈丽俐后来才知道,是她的老师陈美兰一个个发消息给大家,希望大家多多鼓励。讲到这里,陈丽俐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

独木不成林,当下的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,形成了以60后、70后为中坚,80后、90后为骨干,00后优秀苗子为新生力量的三个梯队。

浙婺的武戏做得精彩纷呈,文戏则细腻精致,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婺剧。



陈丽俐。



陈丽俐(中)在排练中。



陈丽俐(左)在梅花奖竞演现场饰演白蛇。 共享联盟·金华 楼冀阳 摄